

向上扎根：關於活化檔案的一些筆記

Rooting Upwards: Some Notes on Activating Archives

文 |

哈瑪德 · 納薩爾、
黃漫婷

Hammad Nasar
Michelle Wong

哈瑪德 · 納薩爾 亞洲藝術文獻庫
研究及項目總監
黃漫婷 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員

每當轉動鑰匙一打開這間工作室的木造大門，便有一股某些人可能會稱之為「陳舊」的熟悉氣味迎面襲來。我們之中的一人會先進入工作室，打開電燈與窗戶，讓空氣流通，其他訪客則在門外等候（通常是 3 至 4 人，這間工作室無法一次容納更多的訪客），在拾級而上直達 8 樓後，利用這段等候的時間喘口氣，稍作歇息。

人們經常認為建築空間乃文化與社會記憶的載體，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一個充分體現此概念的空間就在跟前。這個空間便是已故駐香港藝術家夏碧泉（1925-



前頁圖——

夏碧泉工作室局部放大圖（2014年）；攝影：Jack Chueng，任職於香港N OTRICH MEDIA

© 夏碧泉家屬

右圖——

夏碧泉對其雕塑作品所做的記錄與自拍照（約攝於2000年代）

© 夏碧泉家屬



2009）的工作室暨檔案館，而它也確實收藏著一盒盒的「歷史」——包括書籍、日記、展覽紀錄照片，以及各種活動的短期文獻等等。夏碧泉的家人把這間工作室及其內存放的資料開放給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 AAA），而這項慷慨的決定打開了這個空間，讓過去、現在、未來，連同建構它們的實踐同時在其中持續開展。

夏碧泉與亞洲藝術文獻庫之間有絲絲關聯。最明顯的是兩者皆以香港為根據地，更有趣的或許是他們都對記錄、緬懷、闡釋藝術生態特定環境有著強烈的渴望與堅持。

亞洲藝術文獻庫成立於2000年，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獨立非營利組織，旨在廣邀全球志同道合的夥伴，協力建立並分享一個鼓勵亞洲近代藝術研究與新思維的文獻庫，不斷收集並免費開放可供現場瀏覽的書籍、目錄和短期出版物等實體資料，以及逐漸數位化、可供線上瀏覽的手稿、相片和紀錄影片等第一手資料。亞洲藝術文獻庫的研究團隊選擇適當的文獻和檔案，並決定彙編這些資料的優先次序，亦透過活動將資料開放予公眾。¹

來自香港的夏碧泉是自學有成的現代藝術家，一生致力於試驗各種媒介與技巧。他以雕塑家和版畫家的身份聞名於世，他的雕塑拼裝作品經常是由廢棄材料、日常物件、木材、金屬和竹子所構成，因而散發出拼貼般的美學情感。

夏碧泉同時亦為相當多產的攝影師，拍攝主題涵蓋展覽、人物、處所、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以外的自己。儘管如此，他的攝影作品並不如他的版畫和雕塑那

樣廣為人知。舉例而言，香港藝術館曾於 2011 年為夏碧泉舉辦遺作回顧展，在 82 件展品當中只有 2 件是攝影作品，而且還帶有水墨意象，看起來像是被偷偷混在其中。

亞洲藝術文獻庫勘查、評估，最終把夏碧泉檔案館的資料數位化的計畫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計畫的初衷卻非把夏碧泉的攝影作品重置於其藝術實踐的核心。這項計畫是要藉由夏碧泉所收藏的大量展覽文獻，以豐富現時仍然薄弱的香港藝術史。

夏碧泉的工作室暨檔案館是一個非常私密的空間，當他在世時，他的妻子亦不能時常進出這個空間。然而，在這個工作室的檔案庫開放給亞洲藝術文獻庫的兩年間，我們發掘出極為豐富的資料藏品。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些關鍵檔案，包括照片、多達 2,000 冊的藏書以及代表香港不同時期藝術潮流的大量短期出版物。這些資料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香港的藝術生態發展狀況，也揭露他那獨立卻又彼此相關的藝術實踐，其中最有趣的實踐竟連他最親密的朋友亦無所悉，也未曾在香港藝術圈激起些微漣漪。

截至目前為止，夏碧泉的收藏可初步分為四大類：

一、展覽文件

夏碧泉從 1960 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持續紀錄超過 1,500 檔展覽。展覽文獻大部份為多種格式的照片，超過 100,000 幀，當中包括超過 3,500 份印樣、縮圖目錄、數百本相簿，以及數不清的底片，均依據他自己慣常的方式存放。

二、未經處理的短期出版物

夏碧泉是一位狂熱的短期出版物收藏者，他會分門別類把資料儲存於不同形狀與尺寸的檔案盒或文件夾內。這些盒子的安排方式給人一種數碼照片管理應用軟體原型的感覺，使我們聯想到亞洲藝術文獻庫的主要資料處理程序：收集、儲存與分類，這恰好是建構和檢索館藏的基礎。有些檔案盒始終未經處理，我們亦無法識別其用途。其中一個盒子裝著有關 1967 年香港左派暴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檔案資料。去年發生的香港雨傘革命則創造出重新解讀與詮釋這些資料的空間。

三、藝術家肖像

夏碧泉對藝術家肖像的興趣並非純粹出於好奇心。這些藝術家或站或坐，在他們的作品前面擺好姿勢。我們發現這些肖像涵蓋各種形式與材質，包括得自雜誌的偶像級歷史人物剪像、友人的照片，以及數十年來細心建構的一系列自拍

上圖——

展覽紀錄，內容為藝術評論家尼格爾·卡麥隆於1977年策劃的「第一選擇」展覽

© 夏碧泉家屬

下圖——

夏碧泉的拼貼簿，存放在他位於土瓜灣的檔案館

© 夏碧泉家屬



照。夏碧泉在自拍照方面的堅持不懈，促使我們去推測這些自拍照與他所收集的那些偶像人物肖像之間的關係、他的學思歷程，以及他的藝術身份。

四、拼貼簿

夏碧泉運用短期出版物來製成兩個不同系列的書籍或專輯。他也翻拍藝術家畫冊和參考書，再把這些圖像製作成相冊的形式。這些拼貼簿從未公開展示，並

模糊了文件與藝術物件之間的界線，並且引領我們思考下列問題：檔案如何以及何時變成實踐。

我們在研究夏碧泉檔案的過程中，未曾在他的工作室找到任何照相機，這使我們感到訝異與好奇。夏碧泉的檔案館看似一個讓文件與攝影圖像棲息、冬眠，又以不同方式活化的處所。夏碧泉收集的攝影圖像是以多種形式儲存，包括底片、印樣、縮圖目錄以及相冊。這些文件也存放於工作室內特定位置：底片整齊的放在工作室一隅，放在A4資料夾中的印樣、縮圖目錄存放於靠近天花板的嵌入式壁櫥，相冊則放在隨手可及的特製架子上。就這些資料的目的、價值與用途來看，它們在空間的存放方式有何含意？

在這些相片背面有兩組數字最為常見：註記拍攝年份以及來自哪一卷底片。為何夏碧泉要用這麼多形式來保存相同的圖像？為何他要設計如此嚴謹周密的系統，使不同形式之間能夠相互追溯？我們無從得知。我們是否應該執著於探究他如此做的確切動機？這種檔案化實踐本身是否正抗拒著這項研究對它的詮釋、推論，以及編輯過程？

夏碧泉檔案館中豐富的展覽文件激起諸多想像的可能性，其中一項把夏碧泉收集的展覽文件連結至亞洲藝術文獻庫圖書館收藏的展覽畫冊。把夏碧泉工作室的藏品與亞洲藝術文獻庫的圖書館重疊與連結起來亦可謂相當有趣的概念。那些傾心於電腦程式設計的人很可能為這項主張的技術面向感到振奮。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參考夏碧泉對「第一選擇」展覽（1977年）所做的紀錄製作的建築模型。這座模型也是亞洲藝術文獻庫舉辦的「如影隨形：夏碧泉與文獻收集實踐」展覽的展品之一
© 亞洲藝術文獻庫



「如影隨形：夏碧泉與文獻收集實踐」（2015年）展覽場景

◎ 亞洲藝術文獻庫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今日的檔案庫與檔案化過程需要多種類的實踐與形式，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承載各式各樣的意義。如今，檔案可以是處所、實踐、某人的記憶，甚至也可以是社群。²或者簡單地說，檔案也可以是一系列的紀錄。我們認為檔案與檔案化過程不斷變動的定義，能夠更有成效地挑戰我們檢索、傳播，以及分享這些檔案的內容與情景。

夏碧泉檔案之所以引人入勝，除了其豐富的資料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時期以多種方式活化並詮釋它。把檔案資料數位化並讓全球使用者能夠線上檢閱，是相當重要的分享方式之一，當然，配合其他分享方式則可讓使用者獲得更完善的體驗。

舉辦於亞洲藝術文獻庫圖書館的「如影隨形：夏碧泉與文獻收集實踐」展覽，廣邀觀眾與這些資料對話。值得注意的是，這檔展覽的模組展示系統由 SKY & YUTAKA 工作室設計，他們並與門下的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學生進行了一項合作計畫。夏碧泉曾參展 1977 年的某檔展覽，並做了詳盡紀錄，把這些資料存放在一個盒子裡。SKY & YUTAKA 工作室及其學生便參考盒子中發現的文件，重新建構一座 1:50 的展場建築模型，從而活化了資料。這些學生以微型藝術

作品裝飾這座模型，最後還製作了一個坐在椅子上、擺好姿勢拍照的迷你夏碧泉，以達畫龍點睛之妙。夏碧泉資料以眾多的方式展示——從實際文件、錄像到平板電腦，觀眾得以透過各式各樣的閱讀模式來與這些資料對話，由此自由展開想像空間。

我們不久前曾與香港藝術家何倩彤討論如何以有限的行動——例如打開一個夏碧泉的資料盒，來指涉無限的事物。或許正是這種微小的行動與無限想像之間的巧妙平衡，吸引他者發揮想像力，從而持續地活化檔案庫。在這個案例下，我們處理的是展覽的檔案，而存檔者對紀錄及收集的熱情，轉化了檔案所在的實體空間。透過我們打開的每個盒子以及仔細端詳的每幀肖像，誰知道我們將會發現哪些新的路線，進入哪些新的空間？

備註：本文修改自兩位作者之前各自發表的文章部分內容：哈瑪德·納薩爾，〈如影隨形：建立檔案／激勵實踐〉，發表於「攝影的變化地帶：新興歷史與新實踐」研討會，紐約大學阿布達比分校，2015年3月8日—10日；以及黃漫婷〈出土：關於活化展覽文件（檔案）的一些筆記〉，發表於「財產、抗爭、公／共以及藝術的另類經濟」工作坊，亞洲藝術文獻庫，2015年4月30日。

1 Hammad Nasar, "Reimagining the Museum," *Think*, issue 8, 2014.

2 Sabih Ahmed, "Archival Imaginaries: Some notes on practices of art and pedagogy in the early years of Faculty of Fine Arts," 2015; and Andrew Flinn, "Community Histories, Community Archives: Som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 vol. 28, no. 2, October 2007.